

XIXIA YUYAN YU HUIHUA YANJIU LUNJI

西夏语言与绘画

研究论集

景永时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景永时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 景永时著.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227-03998-3

I. 西… II. 景… III. ①西夏语—文集②绘画史—中国—西夏(1038~1227)—文集 IV. H211.7-53 J209.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011 号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景永时 著

责任编辑 谭立群 马明德

封面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吴宁虎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30 千

印 数 11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998-3/H·49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西夏语的趋向动词 克平著 孙伯君译(1)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克平著 聂大昕译(7)
再论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克平著 安娅译(14)
凉州番汉合璧碑新考 克平著 宋璐璐译(24)
西夏的亲属称谓 克平著 孙颖新译(48)
西夏的丧服制度 克平著 钟焰译(73)
西夏国内的行星崇拜 萨玛秀克著 赵晓娟译(114)
黑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
 ——事实与假说 萨玛秀克著 马宝妮译(138)
西夏绘画中供养人的含义和功能 萨玛秀克著 马宝妮译(162)
西夏王朝的艺术
 ——历史及风格阐释 萨玛秀克著 胡鸿雁译(201)
黑水城的汉式绘画 鲁多娃著 胡鸿雁译(263)

西夏语的趋向动词^{[1] [2]}

克平 著 孙伯君 译

西夏语有些动词用来表示趋向某处的移动，所趋向的可以是说话人、听话人（在对话中），也可以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点（在叙事中），这些动词的意思可以是“来”（“牒” la¹ 和“牒” ldě²）：

1. tm¹ la¹ ku¹ kr¹ ndě² nm² tsai¹ mie¹ x phi¹ na²
若 来 则 必定 主人 为 （使役）（第二）
“如果你来到（我的王国），我将命你为国主。”（GC）
2. thr² ku¹ na² ndo² mr¹ tšiə¹ la¹ ni²
此 后 你 在 不（强调） 来（复数）
“你在（印制《金光明经》）之后，我们将不再来。”（GS）
3. śie¹ ldie¹ ndžiwo² ldě²
先 四 人 来
“先来了四个人（到张居道处）。”（GS）

[1] 本文所有的例证来自藏于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的三本书：《类林》（简称 GC）；西夏文《孙子》（简称 S）；《金光明经》序言（简称 GS）。

[2] 本文例句包括原文的西夏文译文都省略了，这些例句可以通过俄勒冈大学语言学系的 Delancey 了解到。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也可以是“去/离开”（蔑 siə¹、斐 ta¹、欸 riə²和羸 viei¹）：

4. tshiə¹ zhion² ndžiwo² ngr² lew² no² iə² žwon lho¹ shiə¹

然后 人 — — 匹 丝 执 市 去

“那时，某人带着一匹丝绢出发奔市场而去。”(GC)

5. mbie² ngəwu² ma¹ ta¹ mo²

客 (复数) 怕 去

“我怕客人们将离开。”(GC)

西夏语趋向动词和其他动词的语法功能一样，只是不能与助动词组合（将在下文讨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趋向动词与完成体标记之间的组合。西夏语有七个完成体前缀，它们之间呈互补分布（其中六个已在克平 1971 年文中讨论过，全套组合在克平 1979 年文中有描写），其中六个与动作趋向词具有语源学联系。我们可把这些趋向前缀排列成对：

移 a¹ “向上” 彝 na¹ “向下”

戮 kr¹ “向近” 皷 vie² “向远”

𢵤 ndr² “向内” 𦥑 tha² “向外”

羸 riə² 不表示动作趋向，所以构不成对。

尽管动词 lděe² 能与前缀 na¹ 组合，如“下（雨）”，也能与前缀 kr¹ 和 vie² 组合，如例 6 和例 7，但是具有“来”义的动词 (la¹ 和 lděe²) 主要与前缀 riə² 构成完成体：

6. tha¹ iwan¹ shion¹ liə rie² kr¹ lděe²

那 袁 绍 西 (完成) 来

“那袁绍从西边过来。”(S)

7. zi² ldia² u² žie² vie lděe²

卒 口 于 水 (完成) 来

“所有士兵的嘴里都流出了口水。”[字面：“水出来”](GC)

西夏语的趋向动词

义为“去/离开”的动词与前缀 *tha²* 构成完成体，如例 8~10：

8. *phio¹ tshia¹ tha² sio¹ na²*

世 到 (完成) 去 (第二)

“[地狱之王告诉张居道] 到世间去。”(GS)

9. *wen¹ khēn¹ tha² sio¹*

文 禽 (完成) 离开

“文禽离开了 [战场，没有等他的父亲]。”(S)

10. *ndžiwo² kha¹ viə² ve² phio¹ tshia¹ tha² riə²*

人 于 (完成) 生 世 到 (完成) 去

“[你所杀死的动物] 都和人一样降生到世间。”(GS)

动词 *vie¹* 可以例外地与前缀 *riə²* 构成完成体：

11. *mio² nga² m¹ riə² vie¹ ln² mi¹ ndm² llio¹*

我 军 (宾语) (完成) 去 见 (否定) 回

ndm² mi¹ tshio¹ ln²

(现在时) (否定) 能 见

“我见军之出，而不见其入。”(GC)

动词 *la¹* “来” 和 *vie¹* “去” 明显是一对反义词，我们可从例 12 看出来：

12. *nga¹ x x zię¹ ndzai¹ nia¹ la¹ vie¹ êur² tiej¹*

军 营 扎 时 车 轻 来 去 哨 兵 过

“当军队安营扎寨时，轻便的马车走来走去 [字面：“来-去”] 并从哨兵身边经过。”(S)

提醒一下，这两个动词都能带同样的完成体前缀 *riə²*。

三个表示移动的动词 *la¹*、*ldie²* 和 *sio¹* 与助词词素连用时为同义词，这些助词词素紧跟其他动词，表示该动词所描写的参与事件中的行为是向某处发出的。在这个结构中，*la¹* 和 *ldie²* 表示移动朝向说话人/听话人的位置，而 *sio¹* 表示移动背离说话人或听话人

的位置。这些词素并不是动词性后缀，而是助词，因为它们能同时修饰两个不同的动词。我们称它们为助动词较妥。这些助动词常常和那些没有移动意义的动词连用，例如 13~15 的用法：

13. nga² ·m¹ ·u² ta¹ we² viə² ·a n̄wo¹ na¹
 我（所有格）头（话题）城 东 门 后（前缀）
 xwi¹ ni² ·ion¹ nga¹ ·u¹ ·m¹ ld̄e¹ la¹ z̄ie¹ km¹
 悬（复数）越 军 吴（宾语）毁 来 时 让
 lm² nga²
 看（第一）

“[你们] 把我的头悬在都城东门上。当越国军队来摧毁吴[国]时，好让我看到。”(GC)

14. t̄shien¹ nga¹ ndzai¹ ld̄e¹ t̄siwe¹ m̄i¹ t̄shiə¹ riə¹
 秦 军 战 来 胜（否定词）能 得
 “秦国军队抵达开始作战，但他们却不能取得胜利。”(S)
 15. ·u² an¹ we² ·m¹ xia¹ ngiu² s̄ie¹ ni²
 武 安 城（宾语）速 救 去（复数）
 “[一个武士说] 我们还是出发径去救武安城。”(S)

在助动词后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情态动词，即具有一致性表示使役的“祿”phi¹ 和表示将来时的“徯”·m¹。当一个趋向助词、使役标记和一个一致关系标记同时出现时，语序为：动词 — 助词 — phi¹ — 一致关系词

例如 16：

16. nga² ta¹ se¹ thu¹ kr¹ z̄ew² mbu¹ riə² ld̄e²
 我（主题）司徒（完成）遣 因（完成）来
 ni² ·m¹ mie² s̄ie¹ khwa¹ mei¹ la¹ phi¹ nga²
 你（所有格）典型 治 检查 来（使役）（第一）
 “我被司徒派来检查你的治理。”(GC)

西夏语的趋向动词

当动词由将来时词素 ·m¹ 来标记时，语序是：

动词 — 助词 — 一致关系词 — ·m¹

例如 17：

17. nga² ta¹ mə¹ ki¹ zəw² viə² ngon² tuw²

我（主题）天（前缀）遣东海处

mbie² tsiu¹ ni² ni² pu² sio¹ nga² ·m¹

糜竺家烧去（第一）（将来时）

“我是天帝派来的。我将去烧【字面：烧去我将】东海糜竺家。”(GC)

趋向助词可以出现在移动动词之后，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我们仅仅找到三个移动动词与趋向助词组合的例子——这些动词是“繖” nr² “至”，“歛” ra² “过” 和 “竚” ndžie¹ “行”。趋向助词与运动动词一起明确指明移动趋向于说话人/听话人一方，如例 18~19：

18. xiwe¹ we¹ nr² ldie² mbu¹ i¹ mbi² ndo² žu² ndžie¹ nda²

费祎到来因所有官到命令语

i¹ ſiu¹ zəw¹ ſia¹ nr² la¹ žie¹ ni² nr² ti²

说蜀送信到来时你（复数）（禁词）

vuo¹ ni²

站（复数）

“当费祎到来时，[吴王]命令所有的官员：‘当 [蜀国的]使者到来时，不要站起来！’”(GC)

19. žie² a¹ ndi² n̄wo² nr² ſia¹ žie¹ ēi² via² ngu² nga² nga²

南门外边到去时呼表达被大声

kiwa¹ ldəw²

哭喊应

“当你被抓过南门时，[你]定要大声喊叫！”(GC)

但是，这种结构并不总是该这么理解。例如，在例 20 中，动词 nr^2 $\dot{si}\theta^1$ “到，去” 和 nr^2 la^1 表示相同方向的移动，均远离说话者：

20. khion¹ ta¹ $\dot{si}\theta^1$ nr^2 $\dot{si}\theta^1$ ndžiwe ta¹ ku¹ nr^2 la¹
强 (主题) 先 到 去 弱 (主题) 后 到 来
“强壮的先到；弱的后到。” (S)

与一个趋向助词组合的动词带一个完成体前缀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们只找到一个这样的例证：

21. ngwə¹ tshiwe² ndo² ts̄wa² kr¹ ndžēi $\dot{si}\theta^1$ na²
公主 在 罪 (完成) 允许 去 (第二)
“去到公主面前承认你的罪行。” (GC)

出现这种勉强把趋向助词和完成体前缀组合在一起情况，原因可能是有两个指示动作趋向的系统——定位行为的空间（完成体前缀系统）和说明移动的朝向（趋向助词）——发生了冲突。

参考文献：

- 克平 (Keping [=Kepping], Ksenia Borisovna): 1981, Agreement of the verb in Tangut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LTBA* 6.1, 39~48.
——: 1976, Subject and object agreement in the Tangut verb (西夏语动词的主宾语一致关系), *LTBA* 2.2, 219~32.
——: 1979, Elements of ergativity and transitivity in Tangut (西夏语的主动格和及物成分), 载 Frans Plank (编) *Ergativity*, London: Academic Press.
——: 1971, A category of aspect in Tangut (西夏语的体范畴), *Acta Orientalia*, 33, 283~294.
——: 1982, Once again on the agreement of the verb in Tangut (再论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LTBA* 7.1, 39~54.

译自 K. B. Kepping, “Deictic Motion Verbs in Tangu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6.2 (1982), pp. 77~82。原文是英文。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克平著 聂大昕译

在早先一篇题为《西夏语动词的主宾语一致关系》的文章中^⑩，我们指出了有三个助词用作动词的前缀，就是“妣” *nga²、 “𠙴” *na²、 “薨” *ni²。尽管它们最初起人称代词的作用，但研究的资料表明它们具备了同一个功能，就是使动词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相一致，有时也与宾语相一致（“妣” *nga²）。动词与主语或宾语的一致关系分别和及物、不及物动词有关联。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1)不及物动词总是与主语相一致，而及物动词则有时与宾语相一致，有时又与动作的发出者相一致；(2)不光是“妣” *nga²，同样还有“𠙴” *na²也能够使动词与宾语相一致。

本文的目的是打算系统地描述西夏语动词一致关系的规则，换言之，打算描述助词“妣” *nga²、 “𠙴” *na² 和 “薨” *ni² 的用法规则。

不及物动词

伴随着不及物动词 (V^{intr}) 一般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充当动作的主语 (N^s)： N^s V^{intr} (由于篇幅有限，此处将不考察 N^s 的构

成)。

当伴随着第三人称单复数代词的 N° 时, V^{int} 没有任何形式变化, 也就是说是零一致: V^{int} ?。在 N° 是第一、第二人称单数代词的情况下, 动词后面可以分别跟着助词 “妣” *ngā² 和 “𠥑” *na², 让动词与 N° 相一致。然而, 如果 N° 是第一、第二人称复数代词的话, 那么助词 “薨” *ni² 可以让动词与 N° 相一致。

西夏语 V^{int} 变位的范例姑且可以用俄语的八个句子展示, 这些句子把 N° 的表现区分开了(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单复数代词和单数或复数的名词)。在每一句后面都给出所用的助词或者零一致关系 (?), 这在西夏语里相当于一个句型: V^{int} 与 N° 相一致。

1. Я умираю	“妣” *ngā ²	我死
2. Ты умираешь	“𠥑” *na ²	你死
3. Он/Она умирает	Ø	他/她死
4. Мы умираем	“薨” *ni ²	我们死
5. Вы умираете	“薨” *ni ²	你们死
6. Они умирают	Ø	他们死
7. Человек умирает	Ø	人死
8. Люди умирают	Ø	人们死

正如我们看到的, 第三人称的单数或复数代词以及单数或复数的名词全都不和 V^{int} 相一致(零一致)。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 在 V^{int} 之后, 助词 “妣” *ngā²、“𠥑” *na²、“薨” *ni² 的用法是随意的。

及物动词

伴随着及物动词 (V^a) 可以使用两种可能的名词, 一种是充当动作的发出者 (N°), 另一种是充当动作的承受者 (N°): N° N° V^a (就像在不及物动词中的情况一样, 本文将不考察这些名词的作用)。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如上所述， V^e 在研究资料中有时与 N^e 相一致，其他时候则与 N^o 相一致。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以下列方式来排列西夏语料：(1)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的单数和复数代词，(2)单数和复数的名词。

由于在西夏语里主语和宾语不能通过同一个人称表达（如果它们非相同不可时，就要使用语素“薨” *ni²，它有屈折功能，并且独立于人称），所以那些主、宾语全部或部分相同的句子类型不列在表中。例外的情况是用第三人称单复数代词或单复数名词来充当主语和宾语，如“他（主格）—他（宾格）”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两个人，“仆人—仆人们”不是指仆人自己，而是指其他的仆人。照这样我们获得了 56 种句型，在下表里用含有动词 *бить*（打）的俄语句子分别给出每种类型，有些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句型在我们的资料中没有遇到，例如第 3 号 Я бью вас、第 44 号 Слуга бьет нас 等等。没有遇到的句型在下表中被省略，但是对句型统一的连续编号依然保留。

以下我们给出了含有 V^e 句型的表。在每个句型之后不是给出助词就是给出零一致的符号，用以反映西夏语的用法；下画线的是与 V^e 相一致的名词。

1. Я бью тебя	“ <u>薨</u> ” *na ²	我打你
2. Я бью его/ее	“ <u>薨</u> ” *nga ²	我打他/她
5. Я бью слугу	“ <u>薨</u> ” *nga ²	我打仆人
7. Ты бьешь меня	“ <u>薨</u> ” *nga ²	你打我
8. Ты бьешь его/ее	“ <u>薨</u> ” *na ²	你打他/她
10. Ты бьешь их	“ <u>薨</u> ” *na ²	你打他们
11. Ты бьешь слугу	“ <u>薨</u> ” *na ²	你打仆人
12. Ты бьешь слуг	“ <u>薨</u> ” *na ²	你打仆人们
14. Он/Она бьет тебя	“ <u>薨</u> ” *na ²	他/她打你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19. Он/Она бьет слугу	Ø	他/她打仆人
20. Он/Она бьет слуг	Ø	他/她打仆人们
21. Мы бьем тебя	“毘” *na ²	我们打你
24. Мы бьем их	“毘” *ni ²	我们打他们
25. Мы бьем слугу	“毘” *ni ²	我们打仆人
26. Мы бьем слуг	“毘” *ni ²	我们打仆人们
27. Вы бьете меня	“毘” *nga ²	你们打我
31. Вы бьете слугу	“毘” *ni ²	你们打仆人
32. Вы бьете слуг	“毘” *ni ²	你们打仆人们
39. Они бьют слугу	Ø	他们打仆人
40. Они бьют слуг	Ø	他们打仆人们
41. Слуга бьет меня	“毘” *nga ²	仆人打我
42. Слуга бьет тебя	“毘” *na ²	仆人打你
43. Слуга бьет ето/её	Ø	仆人打他/她
47. Слуга бьет слугу	Ø	仆人打仆人
48. Слуга бьет слуг	Ø	仆人打仆人们
49. Слуга бьет меня	“毘” *nga ²	仆人们打我
50. Слуга бьет тебя	“毘” *na ²	仆人们打你
54. Слуга бьет их	Ø	仆人们打他们
55. Слуга бьет слугу	Ø	仆人们打仆人
56. Слуга бьет слуг	Ø	仆人们打仆人们

通过上表能够演绎出以下三条法则：

1. 动词永远不与第三人称单复数代词或单复数名词相一致。
2. 当句子包含一个第一或第二人称单复数代词时，动词与代词相一致，而不管这个代词在句子中的功用。
3. 当句子包含两个第一或第二人称单复数代词时，动词与充当宾语的代词相一致。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在 V^{mi} 中的情况一样，助词“**妣**” *nga²、
“**𢙁**” *na²、**“𢙁”** *ni²的用法要适应于 V^{tr}。

总结这一类及物动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动词一致关系一般规则中的例外。

第一个例外是表示“给”或“拿”的动作的动词。伴随这些动词，除了 N^a 和 N^o 以外通常会出现另一个名词，它充当间接宾语 (N^{adr})，因此是：N^a N^o N^{adr} V^{tr}。

当 N^{adr} 是名词或第三人称单复数的代词时，V^{tr} 与 N^a 相一致。
当 N^{adr} 是第一或第二人称单数代词时，V^{tr} 与 N^{adr} 相一致，也就是，
N^{adr} 充当及物动词的 N^o。

在我们研究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下列包含了动词“给”或“拿”的句型。

1. Я даю меч тебе	“ 𢙁 ” *na ²	我给你剑
2. Я даю меч ему/ей	“ 妣 ” *nga ²	我给他/她剑
3. Я даю меч им	“ 妣 ” *nga ²	我给他们剑
4. Я даю меч слугам	“ 妣 ” *nga ²	我给仆人们剑
5. Ты даешь меч мне	“ 𢙁 ” *na ²	你给我剑
6. Ты даешь меч ему/ей	“ 𢙁 ” *na ²	你给他/她剑
7. Ты даешь меч им	“ 𢙁 ” *na ²	你给他们剑
8. Ты даешь меч слуге	“ 𢙁 ” *na ²	你给仆人剑
9. Ты даешь меч слугам	“ 𢙁 ” *na ²	你给仆人们剑
10. Слуга дает меч слуге	Ø	仆人给仆人剑

有些西夏句子中，“给”或“拿”这样的动词带有第一和第二人称单复数代词作 N^o (例如“我把敌人交给你”)，这样的句子我们没有遇到；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决定一致关系的规则。

当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的所有格词尾伴随着 N^o 时(例如“仆人打我的仆人”)是第二个例外情况。在此情况下，和关于 N^a、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

N°的规则所期望的相反，V°在上述第49种情况中（也就是“仆人打我”）并不是表现为零一致。因此，一致关系的出现取决于宾语所有格的词尾。

我们考虑以下的句型，即N°带有第一或第二人称单数的所有格词尾：

1. Слуга бьет моего слугу “彘” *ng^a 仆人打我的仆人
2. Слуга бьет твоего слугу “彘” *na^a 仆人打你的仆人
3. Мы бьем твоих слуг “彘” *na^a 我们打你的仆人
4. Вы бьете моих слуг “彘” *ng^a 你们打我的仆人们
5. Слуга бьет его слугу Ø 仆人打别人的仆人

在V°这种结构中，有可能反映出所有格词尾的复数形式。我们考虑可以归入“你们打我们的仆人”这一类的句子，在这个句子当中V°后面跟着助词“彘” *ni^a。然而这一情况却是不明确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助词“彘” *ni^a是否表示N°或N°的复数。

应该指出的是，在带有N°的所有格词尾这样的句子中，V°也可能与N°相一致，也就是说，“你们打我的仆人”这样的句型能够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等同于“你们打佣人”这样的句型。

然而，正如在其他所有情况中一样，当有一个N°所有格词尾时，这种一致关系就是不需要的了。

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有限，上述句型中西夏文的例子不能在文章中给出。

注释：

[1] K. B. Keping, “Leksiceskie gruppy glagolov i sub'ektko-o'ektnoe soglasovanie v tangutskom yazika”, Pis'mennye Pamjatniki i Problemy Kul'tury Narodov Vostoka, Ak. Nauk. SSSR, institute Vostokovedeniya Leningradskoe Otdelenie, no. 2, Moscow, 1975, pp. 59~63. [J. Matisoff 译, “Subject and Object Agreement in the Tangut Verb”,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2, 1976, pp. 219~231.]

西夏语动词的一致关系

[2] 此项研究的资料来自译成西夏文的汉文世俗著作。

译自 K. B. Keping, “Agreement of the Verb in Tangut”,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vol. 6.1 (1981), ctp. 39~47。原文是英文。